

中國新文學叢刊

謝冰瑩自選集

01

I217.5

3434

畢業股份有限公司

84 刊叢學文新國中

集選自瑩冰謝

行印司公業事化文明黎



2015/10/9



四十歲時代的冰瑩



民國二十六年，在羅店寫「新從軍日記」的冰瑩



民國十五年北伐從軍時代的冰瑩

二十六年九月十四日

率領湖南婦女戰地服務團出發東戰場攝於長沙



冰瑩著作之(一)



冰瑩著作之(二)

自序

謝冰瑩

自從十五歲那年，第一次發表那篇《印魚開始》，我便愛上了小說。其實，那篇習作，像小說，也像散文。後來讀的書越多，對於各種体裁的文藝，都想嘗試；於是詩歌、戲劇、電影、兒童文學都想試一試，結果，還是小說和散文寫得多一些。

長篇小說，~~第一~~篇是《清江園林》，那是我第一部習作，去年才由師大校友王明之^士在中央佛大圖書館借給我；短篇小說集如《聖潔的靈魂》，《雲霧》，在烽火中，《空谷幽蘭》等。

作者略傳

謝冰瑩，湖南新化人，民前五年九月五日生。民國十年（一九二一）秋，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師範，未畢業，即投筆從戎，於民國十五年（一九二六）冬考入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女生隊（即黃埔軍校前身）。次年夏參加北伐，著有「從軍日記」，登載於武漢中央日報副刊，林語堂先生譯為英文發表，深受國內外讀者歡迎；後出版專集，有英、法、日、韓、俄等國譯文。

民國二十年（一九三一）及民國二十四年（一九三五）曾兩度赴日，入東京早稻田大學研究，一九三六年四月，因拒絕歡迎偽滿皇帝溥儀朝日，而遭日警逮捕，囚禁三週，曾受各種酷刑，著有「在日本獄中」。「女兵自傳」亦於是年出版，有英、韓、日等國譯本。

民國二十六年（一九三七）七月七日抗戰開始，冰瑩女士曾組織湖南婦女戰地服務團，隨第

四軍赴東戰場前線，爲負傷將士服務。民國二十九年（一九四〇），應新中國文化出版社之聘，赴西安主編「黃河」文藝月刊三年，後赴成都任教。

抗戰勝利後，曾任漢口和平日報及華中日報副刊主編，北平國立師範大學及華北文化學院教授。民國三十七年秋（一九四八）來臺，任臺灣省立師範學院教授（後改爲國立師範大學），至民國六十年（一九七一）自臺赴美探親，在船上跌斷右腿，於是年退休。著有「從軍日記」、「女兵自傳」、「愛晚亭」、「作家印象記」、「冰瑩遊記」、「紅豆」、「碧瑤之戀」、「舊金山的霧」、「生命的光輝」、「小冬流浪記」、「觀音蓮」、「我怎樣寫作」等五十七部；並與友人合譯「古文觀止」、「四書讀本」。「女兵自傳」，曾於民國六十五年由中央電影製片廠拍成電影，名「女兵日記」，發行海內外，甚受歡迎。

自序

謝冰瑩

自從十五歲那年，第一次發表「刹那的印象開始」，我便愛上了小說。其實，那篇習作，像小說，也像散文。後來讀的書越多，對於各種體裁的文藝，都想嘗試；於是詩歌、戲劇、電影、兒童文學都想試一試，結果，還是小說和散文寫得多一點。

長篇小說，「青年王國材」，那是我第一部習作，去年才由師大校友王明生女士，在史丹佛大學圖書館爲我找到；短篇小說集如「聖潔的靈魂」，「霧」，「在烽火中」，「空谷幽蘭」等都無法找到了；幸虧十年前，田原先生早有出選集的計劃，託姜穆先生來第一宿舍找我商量，我口裡雖然沒有馬上答應，心裡卻在想：萬一我能出一本選集，總比一點成績沒有留下的好。

前年我回到臺北，在書櫃裏，突然發現我這些撕下來的散篇小說，可能就是那年姜穆先生要

我選的；還要感謝于子培先生，爲我保管得好好的，從來沒有丟失過一片紙，一張相片。要不是他，我的許多資料，早已不知去向了。

這是我寫小說的習慣，也可以說，是最笨的方法，我喜歡用真人，真事做題材：例如「斷指記」中的楠英，「離婚」裏面的劉蘭，都是我的化身。王曼茵的確太痛苦了，當時要不是我安慰她，鼓勵她，給她勇氣，她到後來不會找一個老伴的。可憐的吳國強他死在臺北，臨終時很後悔，覺得對不起曼茵；而曼茵心地慈悲，既往不咎，還盡力照顧那個過去她會痛恨過的女人，和那幾個孩子。

最後，我要謝謝黎明公司，爲我保存了中、短篇小說的一部份，留下了一個永久紀念。

謝冰瑩寫於

中華民國六十九年

(一九八〇)一月十六，舊金山澄齋。

| | | | | | | | | | |
|----------|----|-------|----|----|------|----|------|----|-----|
| 壯烈犧牲的林覺民 | 疑雲 | 聖潔的靈魂 | 姊姊 | 自序 | 作者略傳 | 手跡 | 生活照片 | 素描 | 目 錄 |
| 八 | 三 | 三 | 一 | | | | | | |

| | | | | | |
|--|----|-----|------|----------|-----|
| | | | | 一個韓國的女戰士 | 九七 |
| | | | | 苗可秀 | 一二五 |
| | | | 梅子姑娘 | | 一三一 |
| | | | 烟囪 | | 一五五 |
| | | 斷指記 | | | 一七七 |
| | 離婚 | | | | 一九五 |

姊姊

—

說句良心話，姊姊的兩個上門牙如果不突出，鼻樑上後來沒有那一塊核桃似的疤痕，在舊式婦女裏面，她應該是夠得上美麗的吧？

姊姊給我最深的印象，是她出嫁那次：記得很清楚，那時我才八歲，姊姊比我大整十歲。在我的故鄉，十八歲的姑娘出嫁，是最適當的時期。姊姊的個子很高，臉龐長得端正大方，皮膚特別白皙細嫩，十隻手指又軟又尖；其實最美的還是她的眼睛：睫毛生得很長、很濃密，因為生長在舊式社會裏，加之她生來就有副嫺靜的性格，所以她的眼睛老是不敢正視人，淌着什麼值得高興的事情，她也不敢放肆大笑，有時偏過臉去，有時用袖子遮着臉，輕輕地笑一笑，在她的腦海

• 姊 •

裏，還深深地印着：「行莫亂步，笑莫露齒」的訓言。

姊姊的性格最愛清潔，夏天穿的白衫，從來不許它有一點黑的東西存在，有時一隻蒼蠅撒了一點黑屎在上面，她也要對着陽光，用米粒把它洗個乾乾淨淨才罷手。

「龍寶最愛清潔，她的衣服一直到洗爛爲止，還是潔白潔白的。」祖母常常當着別人的面前這樣誇獎她。

出嫁的那天，姊姊上身穿着海綠色的花緞襖，下身穿着一條繡花的大紅綢裙子，頭上戴着的鳳冠，和肩上披着的霞帔，都是她的婆家送來的。這兩樣東西，在我們那個小村裏，還是第一次見到，來看新娘子上轎的人，都爲這兩樣東西看得眼花撩亂了。

「這樣美麗的新娘，配着這樣漂亮的鳳冠，簡直比月裏嫦娥還美呀！」這是六祖母稱讚姊姊的話。

真正的月裏嫦娥，誰也沒有看到；但是印在牙粉盒子上的嫦娥，是很多人看見過的。

那時我因爲年齡還小的緣故，不懂得一個女人究竟爲什麼要出嫁；我怨母親不該把一個漂亮的姊姊由人家用花轎硬搶了去，當姊姊哭着上轎，他們鎖上轎門，由四個男人抬着走的時候，我好像失掉了靈魂似的感到空虛，我的小手緊緊地抱着母親的腿，傷心地哭得連旁觀的人都下淚了。

「好乖，不要哭，姊姊過三天就會回來的，她到婆家享福去了，你不要念着她吧。」母親流着淚，淒涼地從人叢中擠出，牽着我回來。

「姊姊真的去享福嗎？」我這麼反問着母親。

二

姊姊鼻梁上的疤痕，是出嫁後的第二年才有的。據她說，起初在鼻梁的正中突然長了一顆像綠豆子那麼大的小瘡，後來慢慢地由一顆變成兩顆，由兩顆變成無數顆，姊姊急得沒有辦法，老是對着鏡子垂淚。她害羞得白天不敢見人，那個惡家婆硬說姊姊生的是毒瘡，不許姊夫和姊姊同居，不許任何人和姊姊交談，於是姊姊從此在梁家成了個寂寞孤獨的可憐蟲。

是姊姊回家的一個月以後。

鼻梁上的瘡越爛越寬了，請了好幾個中醫來，都是束手無策。我整天看見姊姊被關在母親的臥房隔壁那間小屋子裏，用一種什麼藥在燻，也有時咳嗽得連眼淚都流出來了，但很少聽到她唉聲嘆氣的。燻過之後，老是用一種黑色的藥膏塗在上面；白天，她是照例不到房子裏來坐的，偶然出來一下，只要一聽到客廳裏有腳步聲音，便立刻躲到她那間小房子裏去了。

「我像一個做了賊的囚犯，永遠見不得人，也見不得天日，我真是生不如死呵！」

可憐的姊姊，竟發出這麼絕望的呼聲來了！

母親也很替姊姊耽心，爲了這是個面子上的病，非趕快治好是不行的，如果在城市，經西醫治療，也許很快可以治好；然而僅憑鄉下中醫用土法子診治，已經一年多，還沒有痊癒，最後，細菌算是殺死了，沒有再蔓延下去；可是姊姊美麗的鼻梁上，憑空添上了一塊長方形的像核桃似的疤痕。

從此，姊夫再也不喜歡姊姊，而她的婆家更輕視姊姊，仇恨姊姊了。

三

說起來，有誰相信呢？同是一個父母所生的兒子，居然也有愛與憎之分。姊夫有三兄弟，他是次男，因爲小的時候太頑皮，不聽母親的話，愛跟僕役到外面去玩，所以他母親說他命賤，非常討厭他。後來長大了，姊夫知道母親對自己的感情，沒有對哥哥弟弟的好，於是他也恨母親，這麼一來，自然她連二媳婦也討厭了；加之姊姊生來不會說話，行動舉止也不活潑，她更不會像她的嫂嫂和弟婦一樣，用花言巧語來哄着婆婆，也不會每天早晚跑過去替公公婆婆請安；或者親自燉一碗熱騰騰的銀耳人參去孝敬公婆；還有，最倒楣的一件事，是她不會替公婆燒烟槍。唉！可憐姊姊長到這麼大，連鴉片烟是什麼模樣，她都沒有見過，自然，像她這麼一個笨媳婦，

怎會使婆婆歡喜呢？

此外，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，姊姊的婆家是安化三甲梁家數一數二的大地主，光只管賬收租的先生就有十多個，十四五歲的孩子，還要奶媽聽差跟着擦屁股，陪着他們玩，每一個少爺小姐，起碼都有兩三個男女用人和丫頭輪流侍候。他們的房子，真像紅樓夢裏所描寫的大觀園那麼寬敞，那麼曲折幽深；庭院，書房，客廳，臥室，佈置得花花綠綠，富麗堂皇。當我第一次去看姊姊，轎子抬進那麼深邃的院子，到處開滿了玫瑰，芬香撲鼻，粉蝶兒翩翩起舞，我以為進了皇宮，又好似白日做夢，看到地上光亮細滑，有藍色花紋的大理石，我連路都不敢走了，生怕自己骯髒的鞋子，踏污了人家光潔的地面。

「妹妹，你以後上廁所，不要到左邊那個漆了金花的馬桶上去，右邊那間沒有油漆的廁所，才是我們使用的。」

姊姊抱着他初生的兒子，這麼小聲地對我說。

「怎麼？你們這裏，廁所都有好幾種嗎？我看見你的嫂子她們都進那邊廁所去，爲什麼我不能去呢？」

「妹妹，你不知道，這裏是把我當做了頭老媽子一般看待的，她們都討厭我，嫌我骯髒，說我有傳染病，不許我和她們同桌吃飯，也不許我和她們共一個廁所。」